

◇铭心一刻

时光向后,思念向前

[扬州]张粉英

走上战场会经历什么,她并不太清楚。正是冬天,厚厚的棉制服一穿,一脸稚气就被裹进肥大臃肿之中,看起来和其他女兵区别不大。

她才15岁。在石家庄经过三个月铁道技术学习之后,转道沈阳,被闷罐车连夜载着跨过鸭绿江,踏上异国的土地,躲进卡车车厢。这里正发生一场战争,炮火连天。刚刚吐出闷罐车里郁积的浊气,头顶飞机上就扔下一颗炸弹,打中了前面一辆卡车。车停下了,她吓傻了,一动不敢动。

其他的人也吓得不轻,但没有傻。他们从车厢跨下,一脚搭住轮胎,跳下卡车,跑向山坡,看见一块洼地就趴下去。她身边的女兵,一把拽住呆若木鸡的她,大喊:“快跑!”她才跟着懵懵懂懂逃出卡车,奔向山坡。奔得快,要断气,猛然听到身后一阵轰鸣,飞机又投下一颗炸弹,这次炸弹掉在她刚刚逃离的卡车车厢里。炸弹落下的同时,她们一起滚到一条沟里。

飞机走了。她毫发无损,拽她的女兵也毫发无损。小分队再次集中,她才知道两个战友受伤了,其中一人已经牺牲。

拽她一把的是战友。她认定战友救了自己一命,从此认她做姐姐。姐姐比她大六岁。她们都是卫生员,一起救治伤兵,住在防空洞里,晚上睡在挖出的一块“床”上,被子一半垫着一半盖着。一天只吃一顿饭,怕炊烟被敌机发现,到晚上才偷偷烧一顿,还要把

排烟口尽量引向远处。她俩都熬过了战争,胳膊腿的一样不少。战争结束,他们连队留下来帮助朝鲜战后重建。有了悠闲时光,读读书,写写信,看看风景,拍拍照。虽然书信都是向国内报平安,但平安里多了一份快回故乡的喜悦。她和姐姐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。过两年,姐姐因病提前回国治疗,此去关山迢迢,不知道何年才能相见。她有一块手表,刚买不久,那个时代,手表是一笔私人巨额财产,送给最好的姐姐,这手表是最合适不过了。

又隔两年,她才回国。还没有来得及与姐姐见面,他们全家就跟着父亲匆匆离开石家庄。她们靠书信往来互通近况。她知道姐姐工作了,结婚了,生孩子了。后来,她自己考入医科学校,毕业后做了一名妇产科医生,也结婚生子,她给姐姐寄了自己孩子的照片。1964年,她收到姐姐寄来的花布,说是送给孩子做衣服。

时光向后,思念向前。如今,她已经85岁高龄,向老的路上,她对过去的记忆仿佛越来越清晰。她有很多的照片,有关朝鲜战场的,就展现在我的面前。她对着相册给我讲了很多的过去,我发现,有关姐姐的故事,她讲得最为动情。

姐姐名叫王月眉,妹妹名叫程秀华,都是抗美援朝老兵,一对生死姐妹。姐姐后来大约是搬了家,那年月没有手机,姐妹俩互相失去消息很多年。程秀华思念王月眉,她忘不了被姐姐救出的那个瞬间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

◇生活空间

三块臭豆干

[安徽]章小兵

难得买一次菜,我就看到了这样动人的一幕——

露天菜市场上,时至中午,那些自产自销的菜农,已经撤摊归去,只有几个卖肉的、卖豆制品的、卖干货的摊子,仍在炙热的阳光下坚守着。

“有臭豆干卖吗?”在卖豆制品的摊前,一位中年妇女询问。女摊主在盆中用漏勺,在黑色的发酵汤汁中打捞一回,只捞上三块臭豆干。几乎在眨眼之间,那位胖胖的女摊主放下漏勺,用右手罩着那剩下的最后三块臭豆干,连声说:“这我不卖!”

“我要买!你为什么不要?哪有你做买卖的!”

“不为什么!”女摊主毕竟是做生意的人,忽然放缓口气,陪笑说:“我的丈夫一天到晚在街上开出租车,难得今天晚上休息一下。留下几块臭豆干,给我丈夫下下酒。这也是我家最惬意的事了!唉!”一声重重地叹息之后,这位女摊主说:“我家要供两个孩子上大学,不日夜苦钱不行啊!”

“对不起!我不知道你这种情况。我也有苦衷啊!我的婆婆癌症已经到了晚期,已经好多天没有吃饭了,只好靠打点滴维持生命。刚才,婆婆忽然说,想吃一口稀饭,什么菜也不要,就要臭豆干拌红椒麻油!”说到这里,这位中年妇女顿了一下说:“婆婆也不容易,操劳了一辈子,将子女都培养成人了,刚开始享享清福,哪知她却又生病了!”买菜人话语里有些哽咽。

“拿去吧!快拿去吧!”女摊主连忙从盆中淘出那最后三块臭豆干,麻利地包好,放在那位中年妇女的手中。那位中年妇女正准备付钱,却被女摊主推了一把:“给什么钱?还不快回去!你婆婆还等着臭豆干吃午饭哩!”

◇闲情偶寄

散文是挂霜的文字

[安徽]董改正

“清晨帘幕卷轻霜,呵手试梅妆。”霜与雪不同,所以当得上一个“卷”字。情状如何,请你闭目细想即知。冬日不温柔,幸好有霜可看。常绿的广玉兰,叶片也大也厚,一面儿敷霜,一面儿青绿。那白便更白,那绿便如翡翠了。法梧易老,未落的,也给敷霜了,一面儿白,一面儿黄,令人感喟。

霜柔软,却不似凝脂软泥。霜的软里,有硬硬的冰粒,有凛凛的轻寒。

有物理学家说,月落乌啼霜满天不对,霜要着物才成,满天飞的是雾霾。那是粗人喝功夫茶了。霜是在心里的。

有奇女子名叫潘小平的,著作很多,我最服膺的一句话是:散文是挂霜的文字。我认为这句话可以传世。

昨夜有霜。想起三十年前,一家人坐在火桶边,听见寒亮的青瓦上,窸窣窸窣的声音。下雪了?母亲摇头,说,结霜了。